



春晚借鉴的地方，于是乎不揣浅陋，献计献策。

春晚在央视二十多年，被观众喜闻乐见了起码十几年，它的渐渐失宠是和网络时代的兴起同步的。我们这些看着刘晓庆王景愚敲钟李谷一被电话点唱《乡恋》长大的忠实观众，本来觉得吐槽春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事件，现在忽然发现今年的不吐槽更可怕，因为小伙伴们索性不看了，抢红包去了。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不就是让观众喜闻乐见么，多大事儿啊！！你要听乡恋，它就上乡恋；李谷一最红，就一口气连唱四五首，春晚就是这样最受欢迎的。那么，既然大家都爱上抢红包了，让董卿朱军一开场就“给全国人民发红包来了”就好了嘛——俗话说得更好：打不过它就加入它。至于怎么发，

2015年才刚开始的一个早晨，我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餐会，树梢还挂着冰柱，连乌鸦也站不住脚，河滨公园的积雪，远看像一张毯子，走近一瞧，表层的白霜正在太阳下迅速化水，不需要多久，这条路上就会变得更加泥泞，我脚上的雪靴沾满脏污，多么不体面，但这种气候里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参加校友聚会的人形形色色，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曾经就读过这个学校。此类社交场合能见到各种美国文化中样板式的表面功夫：自我介绍、喝咖啡加奶精、友善询问、关切对方的工作、无论对方说甚么都表示“很有意思”、互掂斤两、交换名片、礼貌地谈出一场对话，移动的过程中与另一人四目相接，重新开始以上步骤。

在这流转过程中，我遇见一位名叫艾伦·托百亚斯的老，他有多老呢？据说跟“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末期沾点边，垮掉一代的主力作家与骗徒们，在美国战后1950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托百亚斯上世纪60年代入学，是他们的后辈，据说担任过《嚎叫》作者艾伦·金斯堡的秘书。

会到这种地方来的通常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刚毕业或者快毕业的学生，前来试探是否能结交一些有益于就业的人脉，另一



冬日儿子说要去淘书，还是常去的三联和对应的书城，还是习惯性地去各居一隅，有时他会拽着书来问问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挑书我是追星族加标题党，书名有趣、作者喜欢、装帧舒服就是我买书的三大理由。他不屑地挑眉：“你其他都不错，就是肤浅了点。”

他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自然不会异想天开到认为他是对腐朽的农奴制度起了兴趣，但也不愿意平白错失一个让他接触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机会，所以聪明的选择

是按身份证尾数还是手机尾数，这是细节，还可以再讨论。君不见英国势力当道，奥斯卡就毫不犹豫地让卷福坐到了前排，还把男主角颁给了小雀斑；Lady Gaga是最博眼球的女歌星，那就请她来唱“音乐之声”咯，顺便向朱丽·安德鲁斯致敬，以示演艺圈也是有伦理的。麦当娜被请去全英音乐奖

表演也是同理，只不过她直接滚下台阶的那一跤摔得实在太狠了，忽然就让人意识到伊也是快60岁的人了。此消彼长，沙滩前浪，It's a sign（这是个信号，梅尔·吉布森在《天兆》中的名言）。奥斯卡之“腐”还表现在让主持人脱到只剩内裤，而且那小身板还不错，应该是之前就颇练过一阵子的——老毕就算了，让尼格脱还是小撒呢呢？我仔细推演了一下，最终把这个点子cancel（否決）了——有所学，有所不学嘛。

日本跨年的传统是红白对

种已经就业的人前来找客户、谈生意的，可能是工作多年最近刚自立门户的中年女性、可能是投资理财顾问、还有律师，这个岛上

落单的人

——生活在纽约

何曼庄

最不缺的就是律师，他们永远不嫌客户太多。艾伦·金斯堡的秘书，毕业已经接近六十年的老人来这里找甚么呢？他坐在圆桌边，两个亚裔女孩心不在焉地站着听他说话，他好整以暇地讲述他对古老文明的激赏，包括他引以为傲的犹太传统，并尝试从中国文化中谋求认同，“我看过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你们看过吗？”他对战争浩劫的关怀，使得这一场早餐的务实本意显得庸俗，但他话锋一转，又提到自己原本在曼哈顿拥有房产，可惜离婚后都给了前妻，现在自己只能在布鲁克林高地租屋。

布鲁克林高地隔河面对曼哈顿下城天际线，是现在全球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啊，我想。

“我很幸运，我三十年前便租着这间公寓，这栋楼实施房租管制，所以一直没涨租，我还勉强能负担得起。”面对岁月时间的单位动辄三十、五十的人，我有点吃不消，旁边两位听众已经巧妙地退场，不

是——默默扯上一本《狼图腾》往他面前推了推。我告诉他先看了书再叫上同学去看电影，这样你就可以先剧透一部分，会显得很有知识哦。他犹豫道：“这算不算装呢？”而后又低头盘算了一番，默默把书放到篮子里，到一边掰着指头计算着要叫上谁去看电影。

提着两大袋子书走在路上时，我们深刻体会了一把“学习是个体力活”。好在淮海路上从来没有缺过咖啡馆，儿子很高兴地用零花钱请我喝下午茶。关于下午茶，从他两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蓄谋培养，如今他好这口的程度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冬日里一杯咖

抗，台北的一台除夕晚会把这招也学去了，张小燕和哈林主持，“姐姐”谢金燕最“夯”，一唱也是四五首。其实春晚也可以打擂台，当年阙丽君好像就带队玩过。当然现在要有与时俱进的新就请她来唱“音乐之声”咯，顺便向朱丽·安德鲁斯致敬，以示演艺圈也是有伦理的。麦当娜被请去全英音乐奖

表演也是同理，只不过她直接滚下台阶的那一跤摔得实在太狠了，忽然就让人意识到伊也是快60岁的人了。此消彼长，沙滩前浪，It's a sign（这是个信号，梅尔·吉布森在《天兆》中的名言）。奥斯卡之“腐”还表现在让主持人脱到只剩内裤，而且那小身板还不错，应该是之前就颇练过一阵子的——老毕就算了，让尼格脱还是小撒呢呢？我仔细推演了一下，最终把这个点子cancel（否決）了——有所学，有所不学嘛。

当然，今年春晚也是有好节目的，最高级的一款，应该是刘欢、吕思清、郎朗三位老师合作的《从前慢》。据说又是一首“中国好歌曲”，可见春晚的确也

幸坐在柱子旁的我一时动弹不得。幸好他决定谈回自己的犹太母亲，想当然耳，犹太母亲是最棒的了。“你知道吗，老犹太人有一个说法，我妈也常这样说，”他微笑地说，“她说，落单的人不洁净。”

“哦。”我说。散会后，我没忘了抓几个柳橙路上吃。

我在路边的餐车吃了午饭，赶到中城开了一个会，傍晚在德国大使馆有一场演奏会，中间一个小时的空档，我熟门熟路地走进附近的希尔顿饭店。

五星级饭店的大厅是外勤最好的休息站，干净的厕所、柔软的座椅、有时还会有无线网络，我在宴会厅外的大厅长椅上坐下准备打盹，身边的老太太却跟我搭起话来。老太太满头银发、皮肤细白，穿着Larry Levine的真牛皮大衣，是极好的料子，但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款式了，依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穷得只剩下豪宅的那种没落富人。老太太我在这里做甚么。

“外面太冷了，我在这坐着休息一会。”我说。“哦，大家都嫌纽约冷，但我从不觉得，我的亲戚孩子都搬到南边了，我可没办法离开纽约。从我家下楼到车库，开车出来，根本吹不到风，我每天开车去我老公的公司，我在那里上班，不过我唯一做的工作，就是打扰别人，我儿子老是我，别找那些女孩

聊天，她们要工作……我家非常棒，在上东区，公寓的四面中有三面是窗户，看得见中央公园。”她像白头宫女那样絮絮叨叨地讲着自己幸福的一生，我知道她接下来要说甚么。“我的先生，”她停顿了很久，嘴唇抖动了好一会，终于说出口来，“两星期前，去世了。”我让她慢慢说。

“我为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没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我这一生，七十四年，我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从来……”我等她把话说到一个段落，我知道她的孩子很快就会来接她去参加宴会，她说这一生过得很好，爱与被爱，物质满足，子孙满堂。

本《尤利西斯》哦，他就是不肯卖，牛人吧？！”他瞬间嗨起来，“有个性，我喜欢！”他把书拿过去翻第一篇，那也是我习惯，买书虽然是标题党，看书却不一样，序言里有作者想要说的私房话，一定要认真读，接下来就是开篇的第一章，对不对胃口往往就在这里了。第一篇恰恰提到海明威第一次在莎士比亚书店借的书里就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儿子为此有点兴奋，觉得他这是跟海明威有缘，以后还得去搜集一套海明威全集来看看。我汗了一汗，捧着咖啡定神。

回去的路上，车载广播里老生常谈“过年回家看爸妈”的唠

“拿来”了不少。词儿还是木心老师写的，乍听起来也的确蛮动人——“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喜欢戏曲的朋友搞不懂这歌用的什么辙口，说新诗硬要配檀板，也就是刘欢才能勉力唱下来吧——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表扬。还是网友最狠心，轻轻补了一句“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却可以纳很多妾”就让我反驳不能了。

细想一想，从前真的慢么？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才不会这么觉得呢。对慢的追思与羡慕，其实只是在哀叹快不起来了。现在好像非常快，网络热词转眼就从“红包”、“Duang”演化到那条裙子是“蓝黑”还是“白金”了，但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趣味，各自做该做的事体才是本分。因此，就算现在慢也不丢人，反正谁都有慢的时候，只要该快的时候快过就好。如果是资深的拖延症，不快亦无妨。



只是，七十四年后，突然就得，一个人住。我出了希尔顿前往德国大使馆，美丽的文学教授爱米在那里等我，我跟她说了“落单的人”的事情，她说：“传统社会都有些说法逼人早结婚。”

爱米的先生五年前癌症过世，我的父亲英年早逝，我们都是习惯落单的人，我问她到底是早点学会离别的功课比较好，还是先度过七十四年幸福人生之后再面对孤单。我们喝了几杯葡萄酒，听了精湛的竖琴演奏，就没再去想那件事了。



叨，我问他：“以后你长大了也会忙，也会没空来看我吧？”他想了想，点点头：“也许吧，可我们是铁哥们儿，不过年的时候也许就不忙，我就一直回来找你玩儿啊。”“那倒也行，”我点点头算是跟他达成了共识。他放下手里的书，想了想，问：“大人都这么忙么？一直都没空回家么？”而后默了一默，自言自语道：“你是我哥们儿，我总要抽空来找你玩儿的。他们的妈妈估计不找他们的哥们儿，所以他们不找妈妈玩儿哦。”

我不知该怎么接话，怎么就从母子混成哥们儿了？且到底是混得好还是混得差也完全不得要领，只觉得幸福得想要飘起来，又好像哪里不太对的样子。

如果能回到彼时的长安，我们一定会惊叹唐时长安城的壮阔和齐整。那真的是：“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且容我先化身导游，宣读一下导游词：今天西安城墙以内的地区，是明代的西安，面积只是唐时长安的十分之一，仅仅相当于皇城的位置。可见如今的西安城撑死了也只是昔年的十分之二三。

不要气馁，即便恢弘如紫禁城，在大明宫面前也小了一半不止。和昔年的北京一样，长安城依据周代宫城“法天象地”的理念营建，上应星宿，下成皇居，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

唐时的长安城非常规整，采用古老的坊街制，有大大小小108个坊。长安城横着有14条大街，纵着有11条。在南北纵向的11条大街中，最中间的是长安城的主街，赫赫有名的朱雀大街。朱雀大街宽达150米左右，可以容下8匹马车并驾齐驱。朱雀大街将长安城平剖为二，形成两个重要的商业区，东市和西市。

东市对内贸易，西市对外，有许多胡商。远自西域而来的骆驼，跨越漫漫风尘，将香料、珠宝等各色奇珍带入长安，他们同时带来的，还有西域的服装、乐曲和舞蹈。还有，碧目高鼻、肤色白皙、腰肢轻软的胡姬，在酒肆、在达官贵人的宴会上翩翩起舞，引弦清歌，这些都成为大唐人爱慕追捧的新鲜时尚。集市每天中午开市，营业到太阳落山。至今西安仍有很多清真食街，这是当年远道而来的穆斯林留下的文化印记。

热闹繁华要持续整个白天，直到太阳落山以后，整个城市才归于表面的平静。长安城有严格的宵禁制度，入夜就关闭坊门。想要夜生活，可以！但只能在坊间活动。想搞特殊化，没门！每天都有一群叫“武侯”的人负责巡查，四处查探，这些“片警”专门负责抓入夜还四处游逛的人，So，今晚晚上在长安城行走闲逛，除非是有特别的公务通行证，或者是赶上每年的元宵节三天放禁，再不然，就是你是昆仑奴，武艺超群能飞檐走壁了。

古人将一夜分为五更，一更分为五点，一更相当于2小时，一点相当于24分钟，我数学差，不太会算，只能估个大概，看官见谅。老祖宗们真是睡得早，起得早啊！冬夜五更三点，夏夜五更两点，太极宫正门承天门城楼上，第一声报晓鼓响，唤起沉睡的长安城。报晓鼓响，各条南北向大街上的鼓楼依次跟进，宫城、皇城的各大门，依次开启。与此同时，长安城中大小寺庙也撞响晨钟。长安的早晨，是红尘与佛地各司其责，我总妄想这种鼓齐鸣是怎样庄严肃穆，涤荡人心，如今只能在书中追忆……

上朝不是不折腾人的，白居易有一首诗《登观音台望城》，对此描述得很是生动：“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韩愈有次冒着大雨去上朝，出门之后才想起当天放假，自认迷糊之余，赶紧兴高采烈回家了。

在所有描写长安市井生活的诗会中，我首先隆重推荐白居易的诗。白居易的诗，有时会显得絮叨，然而妙趣横生，很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有点像微博，有点像朋友圈。从他的诗，可以捕捉到许多丰富生动的细节，相当于民俗读本。“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予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这家伙写起广告词真是文不加点，声情并茂。他曾认真考证过长安城里哪家胡麻烧饼最好吃，结果发现还是辅兴坊的好。这是当年长安公认的名小吃之一。白先生写诗告诉朋友，一本正经说，我家也照着做了，虽然味道不如他，但也可以了，我给你寄点去，你将就着解个馋。这首诗笑得我不行，白先生实在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很多诗人如果穿越到现代未必能活得滋润，因为技能和性格太局限了，单靠一点才华，很难人人买账。白居易就是个例外。白先生这样的人，即使不当官，不写诗，做做专栏记者、生活杂志主编的话，也一定很有市场，很受追捧。他能挖掘出日常生活中的亮点，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又不至深度，这是很厉害的。以他左右逢源、相时见机的性格，成为社交圈的新宠，时尚达人，乃至文化名流都不在话下。

想要进一步了解长安，可以去读卢照邻、李白、王维、杜甫的诗，还有许多不那么知名的诗作……这个城市，这座城池，有太多的风流人物停留过。这些曾经生活在长安的诗人，都把生命中最澎湃的热情托付给了这座城。这被歌颂了千万次的城池，这消失在历史中、却永远活在唐诗中的城市，才是当之无愧的风华绝代，风情万种。



黄玮华
《高卢图册》
(二字艺术种类二)
昨日谜面：全票反对
(字一)
谜底：笏

昔日长安人梦来

安意如